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四目錄

宋文

蘇洵

蘇氏族譜亭記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軾

武王論

荀卿論

樂毅論

戰國任俠論

范增論

留侯論

龍錯論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上梅直講書

到惠州謝表

潁州謝到任表

謝兼侍讀表

潮州韓文公廟碑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四 目錄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四

海巫亞公校訂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文更不會用力。只是輕輕畫成。不但老人坐亭中一段話。是輕輕畫成。只起手劈空所起。便是輕輕畫成也。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起筆劈空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

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未

而施之有次第耶。即起筆所稱匹夫而化鄉人者也。早已寫得如活。看他帶描寫帶唱。歎真好筆墨。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

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

焉。既入題更不連帶上段。恰如說過一遍。使休。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此譜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

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只是族人中約數段。却將末一段放長。遂成一篇文字。既奠。則坐於亭。其老

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寫得如聞之。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

焉。慄焉而不寧。如聞之。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如聞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如聞之。○將風俗升降。只

出妙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重提某是望人。如有所非。○先總恨下細開。自斯人之

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一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

缺。二。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三。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四。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諱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五。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

塞。六。此六行者。總束一句。而後下。吾往時所謂大慚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爲之。真可恨

其與馬赫奔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一。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二。其矯作修飾言語。足以欺罔

君子。三。看他六段。是州里之大盜也。亦總束一句。而後下。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

過吾門也。挽到族中來。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

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而夫人觀之。句以下轉筆偶誤。只應云

有其一以大累
我同譜云云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今日送昌言。却寫自幼狎昌言。凡作四番情事。而後寫到此使。後幅自欲贈言。却寫往年彭任爲我言。因而借意便收。真奇筆也。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一番。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

甚恨。又一番。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一番。又數年

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又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

又一番情事

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

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恠吾於昌言獨

有感也。直至此始寫昌言北使妙在接手便收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與彭任從富公使還

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

不自禁。上幅寫自幼與昌言狎凡四段段凡庸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

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老泉識昔者昌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

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妙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妙請以爲贈。

武王論

蘇軾
驚人之論無奈出於戒懼之心使占得世間第一等道理於是其言反覆而愈不窮恣肆而更悅其純粹也。

武王非聖人也。劈空落大筆發怪論不怕天雷不怕王法妙妙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上只大書六字一句下便忙請孔子自解妙妙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

故不敢。略曲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證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證孔子罪湯武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證已屬武王不肯於孔子又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

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證又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

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妙論正論而孟軻乃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

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正論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又無中生有爲證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又既中生有作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文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出正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般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出正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般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出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出正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出武案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苟文若聖人之徒也。奇大奇然是作論正意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奇大奇然是作論正意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奇大奇然是作論正意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奇大奇然是作論正意殺其父。封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再出正論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入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正論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

大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折是正論曲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荀卿論賦

迅如秋江。峭如秋山。皎如秋日。曠如秋空。後賢精切讀之。脫肉胎。換仙骨。真文家之寶符也。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折衷孔子起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一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二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三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四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五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六歎。眞是天下妙筆。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

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閒置一段如連似斷又妙。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反覆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

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昔怪今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斷一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二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

也。三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證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二證文態又整齊又參差。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

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輕且結下再起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

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

奇文快文真彼李斯者獨能奮是天下妙筆

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

分斷李斯

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分斷荀卿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二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仍折衷於孔子

樂毅論

蘇軾

說王說霸乃如說家常事者直是心地光明眼光洞越手腕迅疾筆墨恬淨故能至此蓋四者之中若少一件亦不得也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

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

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

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

開胸暢論不顧世有冬烘老生與黃口小兒自起至此只是一句話

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

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

欲出樂毅却突然出范蠡留侯先反說甚暢

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

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

此范項

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

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留如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反說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

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出樂毅隨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

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上只泛論下方細翻細斷此先細翻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斷細

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洞悉言綢者知此便應速下殘城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

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此是斷其必敗然所以至於必敗者下文轉出然樂毅以百

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確確樂生又有何辨夫

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

者獨誰與戰哉。言如范如留可也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確確樂生又有何辨當戰

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讀此想見先鳴呼欲王生用軍最精

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收完起一段話

戰國任俠論

蘇軾

如颶風之蓬蓬起於大海如黃河之滔滔下於龍門豈復蘸筆點墨之恆事乎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養士先提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

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所養士先提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

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

者如此。其見者有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其未見者何限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一句收過下突兀發論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大奇大奇○趁此一筆而下。勢如黃河倒注矣。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

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一斷下突兀發論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

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斷定下快說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

役人以自養者也。看他兩皆者也。句參差。槓是何筆態。最要善學。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斷四

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看他忽然住筆大奇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

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

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妙絕妙絕。誰有此識。卽有此識。誰有此始。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

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

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

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妙絕妙絕。大奇大奇○又故作搖曳筆。愈見突兀。愈見槌粉。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

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妙絕妙絕
大奇大奇

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

吾不信也。

再找一筆是何
氣勢切切學之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妙。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

妙
餘勇

未息猶端
悍如此

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妙。豈懲秦之

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

妙妙是足奇
奇大奇大奇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通篇如百萬箭鼓譟奏
臨了忽以雅歌落一

范增論

蘇賦

不過知幾蚤去一句。却寫出許多議論。許多曲折。及至細尋。亦更無議論與曲折。只是一味換筆法耳。

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

略許

獨恨其不蚤耳。

勢下斷語此
謂筆快如風

然則當以何事去。

故作

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

此失天下。當以是去耶。

故作

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

故作答○故作
問答小弄波折

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通篇只此一句斷盡
下換無數筆更不出

此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

逐段看其
下文換筆

且義帝之

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又換
筆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又換
筆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

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譏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也。

又換
筆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遺沛公入關。

而不遺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又換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又換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又換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又換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此尾乃得此一振

留侯論

蘇軾

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起掀翻盡變如廣陵秋濤之排空而起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一句峻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上論峻然得此一落始暢夫子房

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先作淺筆略斷觀其所以微見其

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先作淺筆就事略證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先作淺筆略駁且其意不在書。至此別作深筆發議此一句乃一篇

之頭當韓之亡。秦之將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力

也。勁夫持法大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筆力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

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筆力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

死也。上文筆力其勁。此略作抒緩。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妙論此圮

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抒緩。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論妙

可感。○看他連作三起。筆皆勢甚。連作三落。又皆抒緩。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一勾

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又一證。二證不甚相倫。却是行文到此時。更不得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

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此

生自己無中生有之論。却說得極透。徹看他下文緊接何則二字。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

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妙妙可感。可念。○至此一論已畢。下乃餘勇成文。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

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忽推說到。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

弊。此子房教之也。此段本已推開子房。却仍歸功子房。實乃恣情恣筆之文。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

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只爲欲暢忍不忍二論。故推開子房。再說高帝。又偶因手便。仍結歸于房耳。看他却又還一證。恣情恣筆。一至於此哉。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除波更復勝

鼂錯論

此是先牛破盡身見。獨在義勇。而乃抒爲妙文。後賢且只學其刀刀見血。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漢景時七國強大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暗說龍錯之難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

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龍錯非其人一段先論天下治平暗說漢景時無故而

發大難之端暗說建言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暗說

龍錯欲自居守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暗說袁盎斬錯之舉一段再昔者龍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

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入敘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筆一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筆

下全篇俱古之立大事者脫却題目不惟有超世之才有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龍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

河而放之海引證方其功之未成也寬寬起筆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入骨之情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

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讀此等文歎先生是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妙自是意中錯不於此

時指其身爲君下當大難之衝而削吳楚之命於此言可信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提刀直

要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辨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辨乃自將之至危妙與居守之至安妙行文刀

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辨而遺天子以其至危辨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何與耶上文已畢當此

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此又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妙而重違

其議妙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正妙一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妙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妙使不至於累

其君妙則天子將待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益可得而間哉妙翻加此一層翻駁更快嗟夫世之君子寬寬收筆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世間則聖賢豪傑出世間則佛菩薩盡於此二言矣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必有功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放太甲周公征東山皆是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錯所以自禍歟說盡千古書生做事通病體在九原無不心服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蘇軾

進宣公奏議便剴切一如宣公此是先生天才獨擅然而筆墨之外畢竟別有一種風流委折此又是先生本色不能自掩也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不寬不迫恰如此人只謂平平豈知必須作過千文始有此文哉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

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此精論至論精喻至喻又復於題不寬不迫此等處俱可想見先生心地先生氣候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

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贊宣公字字精切雖然先生直

自道矣但其不幸仕不遇時轉筆人知多少感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切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

以推誠切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切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切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

之方皇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

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上四句逐句寫不遇此數句一總寫不遇筆法變化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語

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寫朝廷如寫圍房此皆先生一片忠孝心地流而爲至文妙文也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豈惟無彼我乃至無古今此是何等心地

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
賢。並無彼我。古今封畛於胸一片。只是忠孝心。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起一難。但陳言幽遠。末學
地又要看他隨手成對。蹴踏四六惡態盡淨。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自解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上文忽離忽
折也。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妙反覆熟讀。如聞贊言。妙必能發聖
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文態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人固不知其胡爲而然。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無因無由。忽歎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
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空中忽然縱臆而談劣。周公優孔子豈不大奇。夫以召公之賢。以管
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真是妙論。使我慨然。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
此矣。妙論使我慨然。劣周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
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聞有此二公。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